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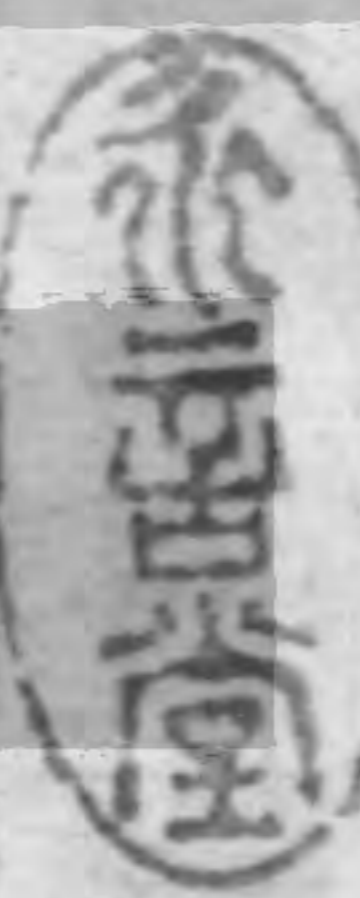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三

壽序

吏部司務朱君壽序

陳時子行之赴試也其姑之夫吏部朱君寔官南曹  
亟稱子行之文已而果中魁選子行不以有司之取  
者爲榮而以君之知之者爲德是年冬十月某日君  
之誕辰留都士大夫咸爲之壽於是子行歸而乞言  
于予予昔讀書萬峯山中萬峯蓋君之所以自號者  
其山下瞰具區倚後水際西南七十二峯矗立於蒼  
波浩渺之間中有高堂古木橘柚千章梅竹茶茗崇





此段從南曹發論

此段從子行文  
發論

岡連被問之知其爲君之圃而頗訝主人之不來者  
幾年矣然留都曹務清簡士大夫閉門高臥之外相  
與遊覽賦詩又稱觴爲壽此布衣野老之所樂者而  
仕宦者兼而有之其不亦多乎此士大夫所以樂爲  
君壽者也而予又有感於子行之言夫科舉取士不  
能不爲一定之品式而亦非品式之所能拘也俗人  
僥倖於一日之獲其於文義尚有不能知者囂囂然  
自謂已能欲以規繩天下豪傑之士亦可恥矣昔五  
代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有覆落者下學  
士院作詩賦貢舉格學士李懌曰予少舉進士登科

蓋偶然耳後生可畏來者未可量假令予復就試禮  
部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聞者多其知體  
歐陽永叔特以此一事爲懌立傳今君之於子行要  
爲有得於歐陽子之所云者予故特書之且以爲壽

○ 顧南巖先生壽序

夫富貴壽三者天地龐厚之氣之所積也其來也恆  
參差而不齊而人之值之也雖一家之中父子兄弟  
之親血脉氣息之相屬可以言語教戒而同者而唯  
是三者爲不可期有厚于富而薄于貴與壽有厚于  
貴而薄于富與壽有厚于壽而薄于富與貴有厚于



富與貴而薄于壽、有厚于富與壽而薄于貴、有厚于  
貴與壽而薄于富、有聚焉、有散焉、有平均以等授焉、  
時其平均也、而或富、或貧、或貴、或賤、或壽、或不壽、時  
其散也、而皆貧、皆賤、皆不壽、時其聚也、而皆貴、皆富、  
皆壽、此造化之微、倏忽遷徙、以此鼓舞人世、而世廼  
以有心者窺之、憧憧焉疑其既往、而意其方來、此余  
之所未喻也、若吾崑顧氏之盛、殆所謂時其聚者邪、  
自大宗伯以文章魁天下、將躋台鼎、其餘橫金衣緋、  
者尚二三人、崑之言貴者、必曰顧氏、甲第連埒、宗親  
子弟、被服華綺、十人聚食、崑之言富者、必曰顧氏、自

桂軒先生、以耆年爲鄉邦之望、其後壽考、世有其人、  
崑之言壽者、亦必曰顧氏、今南巖先生、以桂軒之孫、  
宗伯從子、少膺鄉薦、甫倅南昌、飄然賦歸來之辭、不  
謂之不貴、優游于亭館花木之間、不謂之不富、安居  
暇食、不親藥餌、不習導引、不謂之不壽、夫是三者所  
謂不可期也、而聚于一家、又聚于一人之身、斯亦難  
矣、余未嘗通介紹于先生、然嘗聞其賢、而私心識之、  
間獨竊嘆、以爲先生藉家世之盛、而又三者參會、六  
人子之于親、苟唯布褐菽水、以爲養、雖有顏淵之仁、  
曾參之志、亦當不能無缺然之意、有如先生者、乃夫



人所願于其親而不可得者也于是可以壽矣今年先生壽七十邑學諸生咸往為賀俾余敘之余惟桂軒先生與高大父為延齡會世通姻好高大父壽八十五作高玄嘉慶堂大宗伯實為之記則余于先生之文亦何可辭也

○<sub>二</sub> 同州通判許半齋壽序

予居鄉無事好從長老問邑中族姓能世其家業傳子孫至六七世者殆不能十數世其家業傳延不絕又能光大之者十無三四焉若許氏之世吾能言之自其先諱慶賜者從嘉定稍徙至崑山實生

文衡文衡之子曰德芳比再世以勤嗇致富而子弟皆知修學好禮其子鵬遠以賑饑出粟授承事郎而從子鴻高由太學上舍歷官平定州同知承事生思耐翁為京所吏目而同州君則思耐翁之子也亦自上舍選倅名州致政家居久之而其子伯雲以進士釋褐為分宜令方著聲跡有遠大之期蓋自國初至於今許氏之居於鄉者其名可數耕有田藝有圃居有屋廬其老者鄉里社會飲酒伏臘未嘗不在享承平之福者垂百年而將大發於伯雲所謂能世其家業光而大之者非耶同州君為人倜儻善自娛戲官

倅音翠副也今郡倅稱半刺猶半刺史之職也



古馮翊西華之地，然不能爲吏繩束。一旦拂衣歸，從布衣野老，陸博投壺，擁女子鼓琴，鳴瑟酣宴，竟日自伯雲不爲官時，常自樂也。然今之時，與許氏之上世異矣。使伯雲不爲官，寧能使其親，保有其樂耶？同州君雖善自娛，非其子之爲官，寧終能有以自樂耶？鄉人是以爲君榮，而以伯雲爲能養志也。嘉靖丙辰月日，爲君之誕辰，蓋甲子一週矣。時伯雲自分宜入覲，予與同縣之士，試於南宮者，若而人，與伯雲俱會於闕下。比覲罷還，而伯雲亦以便道歸省。衆謂予不可無紀，而沈成甫戴與政來，致其請，予謂吾等方從君有鄉社之樂，而伯雲回首有白雲之感，旣爲之賀，因稱養志之義，以慰之云。

龔裕州壽序

孔子曰：仁者壽，夫仁者豈能必壽哉！以其能靜而得壽之理也。人生百年，以區區之形，日與外物爲角，夫苟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途，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至黃耆，其道促矣。夫苟不役役然馳騁，眩驚於富貴之塗，以其所輕累其所重，若是者雖不

至黃耆，其道長矣。龔先生受命守裕州，有大夫之秩，家富田宅，有封侯之奉，銀朱黼纁之華，未始異於世。



而得園綺之高焉、溫淳甘臙、腥醲肥厚之養、未始異於世、而得松喬之適焉、環湖而居、魚鳥上下、田夫野老、訶呼而笑傲、當郡邑喧囂之間、而得武陵桃源之趣焉、先生其不役役者歟、君子之論人、取其近、先生其得仁者靜而壽之理歟、予之內弟溫甫、與先生世通姻好、來請予文為祝、予嘗論今世有所謂壽文者、非古之制、不過謂生於世幾何年耳、奚以文為、至論先生、迺可以著之於文、而為壽者也、書以歸之、

徐封君七十壽序

余往來嘉定、與其賢者遊、而識子言、於是時、固已奇

因子言而識東樓翁  
所謂游其父子間相  
知者素也、且為文  
印、以是為子、疑哉  
杜詩一雙鷓鴣對  
沈浮可以擬也、又  
境

其文、每言之於人、因遂識東樓翁、慷慨樂易人也、已而子言舉京兆、計偕北上、翁實携之以行、余時遇於彭城、遂於僦車共茵而載、歷齊魯燕趙、二千餘里、走風雪塵埃中、懽然忘其行役之疲、余蓋察知翁父子有福德、享富貴者也、其後子言登第、以天官屬直內閣、尋改大宗伯屬、領祠事、余至京師、每見、輒嘆其議論之進、是時、天子隆郊祀之禮、子言始所謂侍祠神語、能究觀方士祠官之說者矣、至語及其職事、未嘗不有志於古之守道以守官者也、而東樓翁居家日治園圃、亭榭與士大夫飲酒為樂、子言間迎至京



師則諸公貴人日來懽宴退而莫不嘆翁之賢而又稱其有子已又得誥命推封既貴顯矣然子言在部曹鬱有清望議者以為蘭臺秘閣之選頃以外補為郡莫不惜之會東樓翁方七十子言將之荊州過家上壽以余遊其父子間相知之素屬使為序夫子知子言有不釋然於此行者矣然以方剛之年出粉署為二千石得歸榮其親於人子之願始末易得也吳中士大夫登朝者不為不盛然能追祿養少矣已迨祿養而至大官益少今惟長洲錢工部德徵位至九列海虞嚴學士敏卿為館閣而二公之親皆康強無

恙得封如其子之官此不獨吳中所無而世亦未之多見今以子言之年與其才望名位豈在二公之後余以是知東樓翁之福祿蓋未艾也子言能自馳騁於文辭其於江山故宅雲雨荒臺之間必能追蹤屈宋而上之為南陔白華之篇以抒其仁孝之心余之朽拙何能為役猥以斯序見屬媿而不敢辭云

葛封君六十壽序

古之君子仕則違親處則違君二者常患于不能兼韓退之言歐陽詹舍其父母朝夕之養至於京師將有所得以為父母榮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雖不離

以屬序收



於其側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離于其側其志樂也。至王介甫則又以為祿與位庸夫鄙人之所待以為榮也。賢者道彌於中而祿之以藝無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而父母之心亦喜無量。二公之言各有所重而不免於偏。使為子者有所得以歸榮其父母而無離憂具道藝之美而有祿與位以為父母壽豈非夫人之願歟。雖然二公者蓋致恨於彼之不能得者則亦姑以此使之自慰焉耳。葛君理卿辭其親試京師有司奇其文欲寘之第一遂舉進士上第所謂彌於中而祿於外者矣。國家之制進士釋褐觀政諸曹其祿秩比七品可謂有祿與位矣。君在京師逾年賜告還家日侍其親可謂有所得而無離憂者矣。君之尊人虛潛翁少在隴畝淳朴無外慕於榮勢非數數然者一旦得之亦不以為有所加獨喜其子之在側而以為樂也。以是知二公之言特有所激而發使遇虛潛翁父子其於為人父母與為人子之情必能極口道之矣。君登丙辰進士以明年四月來歸至某月日為翁誕辰翁於是年六十有三友人趙君元和張君子忠輩若干人皆往歲與君同試南宮者也。榮君之還徵余文為虛潛翁壽余謂如翁者韓退之王介甫

彌音崩滿也法言或問言成文動成德何以也曰其一中而彪外也



之所欲之而不能得者也是可以賀矣

柳州計先生壽序

吾鄉范文穆公稱湘南江山奇勝爲天下第一時公帥廣右已而移鎮之蜀有睠睠不忍去之意而柳子厚刺柳州乃作囚山賦觀其辭殆不能以一日居者范公大帥名位尊顯其心誠樂于此而子厚特以謫徙久不得召有悒鬱無聊之志宜其爲言如是然其于此邦之山水不薄矣其序近治可遊者殆不下于桂山而所謂靈山拔地林立四野自嶠南達于海上可以想見韓子稱衡湘南爲進士者皆以柳子爲師其承子厚指授爲文悉有法度由是言之柳之山水不待子厚而顯而其人才之出自子厚始也今天下文治休明皇風遐被楚粵之間來任中朝者柳州尤盛又非若子厚之時之比其爲山川愈益增重惜乎柳范二公不及今見之也柳州計君坤亨以乙榜進士來教崑山學者嚮仰之餘間從問其山水之奇勝益信二公之言至今若身履其地而獲觀遊焉君父靖川先生以鄉進士調倅潮陽未及上最卽掛冠歸其鄉構一亭日吟咏其中而孝友清節爲柳人所稱余不知先生之亭於所謂東亭者何如而想其憑空



從舉子進士性情  
便通體只就舉子  
進士著筆若不難  
一向用話不行墨烟  
重萬狀真有氣在  
重筆氣觀之

拒江衆山橫環海霞島霧倏忽萬變者如一日也嘉  
靖癸亥孟冬適先生降生之辰進士君忽起嶺雲衡  
鴈之感諸生某某爲之遙致祝壽之詞而求序於余  
余文乏芬芳馨香之氣萬里致之於子厚所適之地  
不無媿云此文錢宗伯  
汰之今仍存

甯封君八十壽序

凡同舉於鄉及同舉於南宮者皆有兄弟之好其喜  
而爲之相慶固宜况爲其親者則猶吾親也推敬老  
之義夫人皆近於親而况於爲吾兄弟之親乎嘉靖  
乙丑天下士對策於皇極殿前同賜第者三百九十

有四人而廣德甯鈞大受之尊府於是年年八十諸  
同年會於大受之邸遙致其祝蓋吾同榜之爲其親  
壽者自大受之尊府始今制舉于鄉與進士未及一  
等耳而世以進士爲榮未第於南宮儼然猶諸生也  
不特人之情爲然雖其父母之情亦然大受之尊府  
翁於前是科以其數試不第亦已厭其爲舉子矣臨  
行戒之就選是年大受落第而銓部頗通乞請大受  
不欲也復以舉子還翁殊不喜曰吾春秋高汝雖不  
爲進士且得一官烏紗角帶以歸吾卽瞑目但見子  
之爲官不以子爲舉子也卽他日爲進士吾瞑目後



但知子為舉子不知子為進士也大受受教跼蹐不知所為今年大受登第而翁適及老年可謂能見子之為進士矣以翁之情如此則大受所以自欣慰者何如諸同年之所以為賀者其容已乎翁天性孝友倜儻有大畧鄉里敬服之有紛爭者就之一言而決退莫不帖然嘗為大第燬於火又為之加大亦非世之沒溺於名利者即其欲子之為官蓋其為人風槩如此因為序之使之持至廣德以為翁壽翁又見諸進士為翁壽而喜也

白菴程翁八十壽序

分外之巧

古人作文一字未嘗苟下且可以得其意從其所指觸名處寸毫皆期而重為天下之妙以此文聚族二字便用步後字以此天段文字著他人必曰聚族字字之恒恆不向何題且隨手漫用耳耳古人文不但篇中構搭該字一字限下即人名稱謂之間亦必宜當不為說也如韓愈之耳

新安程君少而客於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菴君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稱白菴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締永約孫應春迎君還蓀田將聚族而為君壽壻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於是謁予請所以為壽之辭古者四民異業至於後世而士與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野可為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於四方倚頓之鹽鳥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璣犀象瑋瑁果布之珍



裴度與李翱書則曰昌黎韓愈與陸游書則云李友韓愈趙德為其文序擬為聖人往則直昌黎之而柳子送僧浩初序則特言其又曰儒者韓退之凡此皆有不可掩易之說亮用即非此生文起句不曰白蒼程君多曰新要程君之其例也

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穀擁趙女鳴琴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管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黻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為業君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君為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君今行矣於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士有幾遁世長往懷道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野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也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遊老而休於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飲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為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張曾菴七十壽序

世之論人壽以百年為限然修短之數得之於天不可以齊得數之長者百歲為老矣彭祖之百歲豈非



嬰稚之時耶、得數之短者、歲月爲稚矣、殤子之歲月、豈非垂老之時耶、予畸窮於世、故嘗居閭里間、從先生長者遊、自少識張曾菴先生、白晳而豐頤、美鬚髯、蓋先生是時、年已五十、容甚少也、又十年、先生六十一、其氣完、其容無異於初見之時、不知十年之加也、今年先生年七十、亦無耆老之色、其美鬚髯、髮漆黑、自若也、先生未嘗知世所謂服食煉形之法、而得數之長如此、則今之七十者、亦猶嬰稚之時耶、吾吳中之俗、尤重生辰、自五十以往、當其生辰、卽爲壽、前年生猶爲博士弟子、激昂踴厲、諸少年莫敢摧其鋒、雖

諸少年亦以爲先生少、故無爲先生壽者、今先生忽自謝其博士而老於家、其高第弟子某、乃往爲先生壽、壽已、則相與求予之一言、以序其事、噫、子之先生、未可以壽也、子之先生、讀聖人之書、自以爲得其蘊、每酒酣、輒爲人說書意、掀髯指畫、左右顧視、旁若無人、當世宿學、莫能難也、與人交、洞見底裏、規人之過、至於泣下、豈非所謂直道君子者哉、往予至京師、見有衣玉帶、乘白馬、黃金絡、前後呵擁、其人白晳豐頤、美鬚髯、儼然子之先生也、歎曰、何其類吾鄉之張子也、張子六舉於鄉、而今猶布褐而趨于博士之庭、雖

此段又虞山嘗述之、以爲歸文仲壽見初學集中文休震川語也



然今十餘年矣不知其人果安在而子之先生所自得者何如也吾又安能舍子之先生而羨彼為哉皆曰善請遂書之繼自今歲歲為先生壽必誦子之言矣

晉其大六十壽序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惑也愛而惑焉而欲其生惑也愛而不惑焉而欲其生情也吉蠲為饋是用孝享禴祠蒸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非欲其萬壽耶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命非欲其祈天永命耶此愛之而欲其生者也然古之人無有以

恰有此轉法

此段議論是震川獨自見詳首卷洪範蓋自漢唐以來至宗元諸大儒以高古名家者從來及此不審何猶於此有以得夫君子之心至于晉君亦君子皆皆表清序適有感於孔子愛之欲其

恰有此位証

此一語而又當者子之後恨接款之藝術遂舉平日所得于洪範者并待神而載不覺連類而相言之世多

虛辭說人者人之所欲天必應之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富貴壽考康寧天也人皆歸之於天箕子獨以為人之所錫固以冥冥之中茫茫之表無所謂天者人貴之則貴人富之則富人欲其壽考康寧則壽考康寧此祈天永命萬壽無疆之說也箕子之言天精矣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我與汝三焉武王之壽文王之所錫也晉君年六十子之仲弟為君之子壻而君之子日亨以姨之子從子學皆來請子為壽夫欲君之生者多矣不若君之壻雖然又不若君之子以君之



此他作三倍加洵涌蓋  
是歸震川嘉靖己酉  
中應晉君子靖之  
請為晉君封者非他  
人而可借而昧者乃或  
竊取其理以入他文  
余始為福也

此云以哭子之時而考人  
之親即哭子便是生後  
前時特作遠勢以赴之  
解時此法尺水可生波  
也○五篇處雖屬奇

此並有至理外深於  
經學去毛能及此

間架峻整而情味特  
濃與寄信遠讀之  
慨然

子壽君君其有不益壽者乎。予有愛子之戚。方與日  
亨論洪範之義。以文王能與武王之壽厚。自責以為  
不慈之極。故以孝子期日亨。必能壽君也。已抑予少  
有四方之志。既年長無用於世。常欲與親知故舊。歲  
時伏臘。問遺往還。飲酒社會。務盡其歡。康強壽考。皆  
在百歲之外。父子兄弟。白首相追隨。為太平之不遇  
人。而邇來屏跡荒江。足不履戶外。田夫野老。罕見其  
面。君與予有連。亦曠歲不見。忽忽不意。君便為六十  
歲人也。君壽宜賀。而予精神恍然。髡彼兩鬢。泛泛其  
景。益不復知有生人之樂矣。既勉強為日亨書之。又

為謝所以不能往賀之意

○ 濬甫魏君五十壽序

余始為魏氏諸倩。而濬甫年小於予。時尚垂髫。見余  
握手甚親。及濬甫自真義遊學城中。時時來過其女  
兒。即留飲相懽也。當是時。恭簡公家居講道。四方學  
者多聚星溪之上。公於其家子弟。尤所屬意。而吾舅  
光祿公。闢家塾。延致名儒。濬甫遵矩矱。無所失。而於  
進士之業。皆能工習。濬甫升太學。一再試秋闈。見罷  
遂不復往。而獨顓教其子。今二子學皆已成。庶幾可  
以紹恭簡公之業。濬甫年未至而輒已。余嘗歎惜之。

情清書  
方言東齊  
之間塔謂  
之倩



明年為嘉靖四十一年，濬甫年五十，以正月二日為初度之辰。其子壻沈堯俞以余計偕北上，先期請余文為壽。至期張設之，蓋以余最親，又知之深也。然余見濬甫之少，又見其子之成立，又老而為壽，而吾舅姑與濬甫之女兒已隔異世，則余之所感多矣。度濬甫華堂燕坐，子倩奉觴，賓朋雜沓，笙歌滿耳，則余方孤舟栖泊於江淮之間，自此蒙霧露，凌霜雪，又三千里，持空然無有之軀，欲以獻吾君，豈不愧濬甫而欲為濬甫可得耶？古者五十曰艾，服官政，又十年始爵命為大夫，則士之效用於世，任天下之事者，適濬甫

之年，而濬甫苟自安逸，非恭簡公之教，漢李固薦樊英、黃瓊云：「一日朝會，見諸侍中並年少，無一宿儒，可備顧問，則老成之人實國家之所須。」重年少而忽耆老，豈世道之福耶？余以是惜濬甫之自止，而又以歎余之無所用而不知止也。是為序。  
方云：詞嚴

周秋汀八十壽序

吾崑秋汀周先生，今年壽八十，鄉大夫士多為歌詩文章祝之。先生之子通判君設廣席大會賓客，余輩九人者辱交先生父子間，得坐下坐，目瞻盛舉，心竊慕之。客有洗爵壽先生者，問曰：「先生之壽有道乎？」先



物各有分，侵之則天順之，則壽短安其分而百疾不作，雖朝菌蟪蛄未嘗不壽，若成以考斤雖大椿以五百歲為春秋之得為夫死耳。蓋物短者不能強之使長，壽者却亦使之使短，故能順而壽者乃所以壽，壽此生之方也。

生曰有，老子曰逸則壽，又曰知足之足常足，蓋造化鈞界萬物，小大厚薄各有品限，故安其分則心泰，泰則百疾不作，故壽。愚者弗察，覬覦生焉，得失觸焉，心擾而害隨之，惡乎壽。故吾見人之富不多其財，而薄田敝廬，足於陶朱，見人之貴不侈其爵，而青氈絳帳榮於金紫，見人有時名，不高其聞，而陶情詩酒，放懷歌舞，老焉益壯，若將終身，吾不知有餘在人，不足在我，嬉嬉然若與得意者等，吾之壽或者在此乎？客未對，余笑曰：達哉先生之論也！其有得于莊子逍遙之旨乎哉？其曰大鵬萬里，鷦鷯一枝，各適其適，不相企慕，則羨欲之累可以絕，累絕則悲去，悲去則性命安。是故壽於人則為彭祖，壽於物則為大椿，達者能得之，則先生其人也。今而後呼先生為逍遙公可乎？先生聞之喜，卒爵而歌，頽然就醉，余因拾問答之辭，合而為序。

### 周翁七十壽序

周翁，予弟子建之內祖也。歲己亥，翁年七十，十月某日，為其生辰，子建傳其舅之意，請予為序。翁之先，自嘉定白鶴村徙居崑山之蔡婆渡，其族之貴者曰僉憲君，別居城中，人猶呼僉憲為渡船周家云。翁饒于

震川及其大意，想存後墨一兩行間，波只從此而袖得耳。耳此之盡，於開端三十字，以此起則中後自合，作此布局，以此命意，必不為物。王作三段，叙事筆致老，深字枝節讀之，一字一句，都不可增減，此所謂煉。



丹成奉粒之候也

用意固在法半然只叙事處已非他賢所能及看他不滿百字而其人之世系履歷已盡不該又言過實之語欲再減削又不能善他人要到此地位不知易幾許鏘鏘之功矣此只行筆寫古意盡便止又他不需筋骨豈非神勇

唐侯喜有德宗皇帝降詔節獻壽文一篇載唐文粹三十一卷壽節慶賀於唐為文格壽之始也

唐但其時士大夫家未有行此禮者此宋時士大夫為壽往以係序作序假令神詩一篇謂之致語元時始有壽禮之序至明乃有帳詞或互致贈送文為序

叙其履歷行事

質中更官府科徭能勤苦自力凡再殖其家自上世高曾以來率不踰下壽翁得年如此而未艾非意之所望此其子孫姻戚所以尤慶之深也予為序之云爾因與子建論以為壽者人子之所欲得之於其親不待形之言而古之人無有以為文者至於詩人祝頌之語始曰眉壽曰壽考曰萬年曰萬壽云者亦因其德之所取而致其愛慕無已之情無有專以為壽之文者也宋之季年始以詩詞儷語相投贈及今世更益以所謂序者計其所述不過謂其生于世幾年而至累數百言不止不知此何用者也而壽者之家

其又必須此不得不以為樂也豈真有求於古之文哉以是為古文而已矣凡今世之務侈其名而不要於理多此類子建志乎古者予是以及之蓋予之序可無作而予言不可廢也

戴素庵先生七十壽序

戴素庵先生與吾父同入學宮為弟子員同為增廣生年相次也皆以明經工於進士之業數試京闈不得第予之為弟子員也於班行中見先生輩數人凝然古貌行坐不敢與之列有問則拱以對先生輩亦儼然自處無不敢當之色會予以貢入太學而先生



猶爲弟子員。又數年，乃與吾父同謁告而歸也。先生家在某所，渡婁江而北，有陂湖之勝。裕州太守龔西野之居在焉。裕州與先生爲內外昆弟，然友愛無異。親昆弟，一日無先生，食不甘，寢不安也。先生嘗邁危疾，西野行坐視先生而哭之，疾竟以愈。日相從飲酒爲歡。蓋龔氏之居，枕傀儡蕩，遡蕩而北，重湖相襲，汗漫沉浸，雲樹圍映，乍合乍開，不可窮際。武陵桃源無以過之。西野旣解纓組之累，先生亦釋絃誦之負，相得於江湖之外，真可謂肥遯者矣。其後西野旣逝，先生落然無所向，然其子上舍君猶嚴子弟之禮，事先生如父在時。故先生雖家塘南，而常遊湖上爲多。今年先生七十，吾族祖某先生之子壻也，命予以文爲言。先生平生甚詳，然皆予之素所知者也。因念往時在鄉校中，先生與家君已追道前輩事，今又數年不能復如先生之時矣。日益薄，其間有能如龔裕州之與先生乎？而後知先生潛深伏隩，怡然湖水之濱，年壽烏得而不永也。先生長子某，今爲學生，而餘子皆向學，不墜其教云。

張翁八十壽序

張翁居崑山之大慈，予嘗自安亭入郡，數經其地，有



雙洋蕩多美田翁以力耕致饒足而兄弟友愛不肯析居殖私財時時入城從縉紳先生遊樂飲連日夜而後歸士大夫愛尚其風流其伯子子振事翁尤謹嘉靖三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翁生之月日也於是年八十子振將爲宴會召其親戚故人以爲翁壽而子友盛徵伯任允恭游翁父子間子振因二君請予文序之予嘗論士大夫不講於譜牒而閭閻之子一日而富貴自相誇尚以爲門閥吾吳中無百年之家久矣崑山車溪之張氏其源甚遠予家有故牒譜其世次而范文正公爲當世名臣宰相家然自監獄公

以下相爲婚姻者凡十有四人而與宋宗室婚者一人其科第仕宦不絕於世亦往往爲神以食於其土自宋皇慶間始占名數於崑山至於國朝天順成化之間幾二十餘世四百年而不改其舊故承事郎夏公娶於張爲夏太常之冢婦實生吾祖母予少時猶及聞張氏之盛也蓋至於今而車溪之張日以浸微而翁始居大慈豈所謂有媯之後將育於姜者類有數耶予每至車溪停舟而問之百圍之木數頃之宅里人猶能指其處焉若翁者人亦不復知其車溪之張氏矣予以故家大族德厚源遠能自振於式微之



後又以吾祖母之外家尚有存者而喜翁之壽而康也故不辭而序之

○王 孫君六十壽序

孫君以弘治七年甲寅十月十二日為誕生之辰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於是年六十矣其子某為徐氏婿徐某方受學于予為言其子之意以為飲酒宴會未

足以為親懽必求予之義可文子謂文道事實而已其

述而言足以為教是以君子志之若君之壽使

普之云生于世幾何年可乎從而頌禱之曰耆老曰

耄曰耄日期願可乎生於世幾何年是人之所同也

自七十至于百年是人之所常有也雖然君子之為

情也近使其父母生於世幾何年自七十至於百年

不亦為人子者之所樂耶本生一樂字幽風之詩周公為其君稱

先王之業而道其幽國風土之舊其言不過耒耜蠶

桑治田墾戶食瓜斷壺獻羔祭韭之微皆今世田野

里俗之事又曰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又曰

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當十月歲

將暮之日不過為酒以介眉壽殺羔羊以稱其無疆

之壽而已古之人其相與樂也以壽為祝蓋使天下

樂生而不厭此太平之美事也孫君自崑山稍徙郡

以文字作骨

幽風詩古善為文者



可書者我可不述而  
至為教也。仍收到文  
字上言。篇首亦未  
得自然相序。當以  
文相清滿。却無一  
漫於旁。生之詞。

城頗以畜賈致富。天下承平歲久。賦繁役重。吳人以  
有田業。累足屏息。君能超然去其故。而即其所以為  
安者。故能及時以為樂。所居在闔閩都會之地。而其  
子方儒服而從。縉紳士大夫遊較之。史所稱鄒魯之  
士。去文學而趨利者。異焉。是則可書也已。某又言君  
之孝友。父歿後。嫁其孤姊妹三人。諸所為多厚德。以  
方論君壽事。不盡述云。

### 楊漸齋壽序

國家制州縣之官。皆親民之職。所以宣布天子惠養  
元元之意。其取之不一途。而選授必以才。要使之入

人自盡其力。固不以其不任而苟試之也。自進士之  
科重。而天下之官不得其平矣。夫委之以任而責其  
成。當論其人之才不才。與其事之治不治。不當問其  
進士非進士也。而今世則不然。非有朝廷顯然一定  
之命。而上下相習。以為是當然者。非一日也。天子重  
念遠方之民。歲遣御史。按行天下。以周知其吏之賢  
否。而御史所至。汲汲于問其官之所自。苟不肖也。進  
士也。必其所改容而禮貌之。必其所列狀而薦舉之  
也。而銓曹之陟者。恆于是。既而罪跡暴著。而加之罪  
罰。猶若難之。苟賢也。非進士也。必非其所改容而



禮貌之必非其所列狀而薦舉之也。而銓曹之黜者恆于是。既而功顯實著而加之賞矣。猶若難之。是以暴吏恣睢于民上。莫能誰何而豪傑之士。一不出於此途。則終身俛首無自奮之志。間有卓然不顧於流俗。欲少行其意。不勝其排沮屈抑。遂巡而去者多矣。吾邑楊漸齋先生。以鄉進士。選調台州府推官。先生之考平陽君。號為有風烈。而先生承家學。少有令名。以先生之才。宜不出於他人之下。其于理冤釋滯。寧有不盡其心者。而一與御史不合。曾不得少安其位也。雖然。于先生何媿。先生今老於安亭。年已七十。賦

所慨原不為楊

方云考序中感慨時事極高雅

震川文只是一個精切而有條理人徒覺其目之不知震川者也。然震川之精切云。不為唐荆川文。筋

詩飲酒與田夫野老相追逐。其樂豈有涯也。余獨惜夫天下常有遺才。而習于所偏重者。不覺其弊。皆以為是。當然而莫知所以救之。豈非世之君子之責哉。先生以八月八日為誕辰。子弟有尚。先生之外孫壻也。來索此文。予之曾大父與平陽君同年交好。而予于先生亦在姻婭之末。不得以不文辭。然不敢為漫衍卑諂之談。以為世俗之文。非所以事先生也。

六母舅後江周翁壽序

有光少不能事先孺人。迨外祖之春秋高。又不能養。至今每念外家。不勝凱風寒泉之思。先孺人同祖兄



骨盡露使人厭聞  
三三不知精切者此  
所以獨成其為震  
之文也然則徒以精切  
目之抑亦未足以盡  
震之也雖然此世深  
者但見其精切而不  
見其寬博也此亦為  
知者道耳

弟十有二人今皆以零謝而唯六母舅存隆慶二年  
於是年八十矣當六母舅之生辰有光方會朝京師  
不能從諸兄弟於其日為壽其秋自吳興還閉門不  
出者數月今將有邢臺之役而外家諸弟來告六母  
舅之壽不可無子文也然河南兄之序美矣有光何  
以復贅昔吾外曾祖世有惇德生丈夫子四人外祖  
最少與諸伯祖並列第千墩浦之上屬時承平家給  
人足兄弟怡怡然相樂也先皇帝之初諸祖相繼淪  
謝而外祖最高年然皆苦徭賦蹙耗矣而河南兄以  
進士起家則周氏之隆盛特加於前然同祖昆季多

不振惟獨鍾于本支中憲公以河南之貴受誥封而  
六母舅保有世業蓋四祖之家惟伯祖故第歸然獨  
存至於今壽考者六母舅一人而已而子子夔年亦  
六十有二尤能孝養吾外曾祖之子四人而外祖最  
少最壽伯祖之子亦四人而六母舅最少亦最壽豈  
亦有數然耶夫人生百年如旦暮此亦過者之論先  
孺人長母舅一歲也以今追先孺人之世歲月遙遙  
何其久也短促者既如此而長永者又如彼百年之  
內彭殤之數可同日而論哉有光亦何能無感也六  
母舅居鄉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之其廬其化服鄉



人有陳寔王烈之風。雖河南兄之隆事諸父，而以文稱之，非諛者。顧有光，何以復贅然河南兄，祝其八十。今八十有一矣，自八而一，以至於無窮，則吾文宜續河南之後者也。

周弦齋壽序

弦齋先生居崑山之千墩浦上，與吾母家周氏居相

近也。異時周氏諸老人，皆有厚德，饒于積聚，為子弟

延師，曲有禮意，而先生嘗為之師。諸老人無不敬愛。

久之，吾諸舅兄弟無非先生弟子者。余少時見吾外

祖與先生遊處，及吾諸舅兄弟之從先生遊，今聞先

生老而強壯如昔，往來千墩浦上，猶能步行十餘里。

每余見外氏從江南來，言及先生，未嘗不思少時之

母家之室屋井里，森森如也。周氏諸老人之厚德，渾

渾如也。吾外祖之與先生遊處，恂恂如也。吾舅若兄

弟之從先生遊，斷斷如也。今室屋井里，非復昔時矣。

吾外祖諸老人，無存者矣。舅氏惟長舅存耳，亦先生

之弟子也。年七十餘矣，兄弟中河南行省參知政事

子和最貴顯，亦已解組而歸。方日從先生于桑梓之

間，俛仰今昔，覽時事之變化，人生之難久，長如是，是

不可不舉觴而為之賀也。嘉靖丁巳某月日，先生八

他是歐公風度及文  
度精密之佳句  
文坊辨以讀張克  
夫墓表此朱子論  
駭之詞可謂志而  
真合者也



十之誕辰。子和既有文以發其潛德。余雖不見先生。久而少時所識其淳朴之貌。如在目前。吾弟子靜復來言於子。亦以予之知先生也。先生名果。字世高。姓周氏。別號弦齋云。

前山丘翁壽序

吳郡太湖之別爲澱山湖。湖水溢出爲千墩浦。入于吳淞江。當浦入江之處。地名千墩。環浦而居者無慮數千家。而延福寺中浮圖矗立雲表。舟行數里外。望之鬱然。若有祥雲瑞氣浮之。予少時之母在處母家時過其下。而浦上著姓。往往能識之。今其存者少矣。而予弟

某乃爲予言丘翁之壽云。千墩有山名爲秦柱峯。培塿小丘耳。俗謂之山。而在翁所居之前。因以前山自號。翁年五十餘。卽付家事。其子日遊延福寺中。與緇素之流爲方外之交。每造精廬。談笑飲酒而已。家之有無不知也。予未識丘翁。想見之而愛其人。以爲人生百年之內。無可竟之事。終於馳騫而無所止。而翁以未老而傳。雖其家事亦無所問。况於人世之榮名乎。使翁在公卿大夫之位。寧肯冒寵利而不知休乎。使翁得休處之地。寧肯覬覦中朝。求起廢而更進乎。史稱萬石君歸老于家。子孫爲小吏。來謁必朝服。見



之有過失爲便坐對案不食雖燕居必冠以孝謹聞于郡國而陸賈家居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爲生產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過其子給酒食極歡兩人志操不同史皆稱之使丘翁貴顯於世蓋陸生之徒也嘉靖三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翁六十誕辰其姻黨因子弟來請其壽之文予固有感于少時所熟遊處爲之慨然而又樂道其人故論而序之

○ 戚思訥壽序

戚思訥先生居城南隍壑斷岸非車馬跡所至喧

囂之音隱隱水外而蕭然有林野之趣先生雅志離俗儲藥於室藝菊於圃彈琴讀書集鄉村之子弟教以揖讓容與應答灑掃彌老而不倦過其門歌誦之聲鏘鏘也始吾祖爲社會先生在焉吾祖常稱戚先生長者又于几案間見戚先生詩當是時余髮始垂會中諸老皆已皤然今余年日長矣諸皤然者自若也往往有及百年者而先生亦八十矣余是以深喜諸公之難老而吾祖輩之多壽時道說之論者有以爲富貴壽考天之所慳而兼有之爲難是以龐眉皓髮之叟必在于山林泉石枯槁沉溺之間而華衣鼎



食厚享累積者多摧折於中年以余徵之殆非事實而要其理有不可誣者蓋物取多則焦然不寧有紛紜叢垢之集而無恬愉靜逸之休是不知旦暮之變寒暑之移而惴惴於百年之途者也譬諸飲食知味者希君子之言壽所以必歸之先生之徒歟先生之子學以才藝馳聲郡校將及于有司之薦彼夫忽焉而驟至者吾又知其不足以動先生矣

陸思軒壽序

予友季子昇與陸君思軒同學相善君於是年六十子昇屬予爲壽之文東吳之俗號爲淫侈然於養生

之禮未能具也獨隆于爲壽人自五十以上每旬而

加必於其誕之辰召其鄉里親戚爲盛會又有壽之

文多至數十首張之壁間而來會者飲酒而已亦少

睇其壁間之文故文不必其佳凡橫目二足之徒皆

可爲也予居是邑亦若列禦寇之在鄭之鄙衆庶而

已故凡來求文爲壽者常不拒逆其意以與之並馳

于橫目二足之徒之間亦以見予之潦倒也雖然子

昇之爲陸君豈泛而求之予亦豈泛而應之耶陸君

居縣之華翔村往年太僕桐城趙子舉來崑山嘗至

其地見其土田肥美江流環繞問知予家舊業而後

此種語不宜學



失之子舉力勸予復其故而未能也蓋吳淞江水灌  
溉之利為大華翔居江之要宋置新江驛於此新江  
即吳淞江古所謂婁江也雖然同學而異造同賈而  
異售此是陸君之實同工而異巧同稼而異獲將存其人耳君居華  
翔獨以善穡稱歲不失其公家之奉而以其贏自給  
雖當師旅饑饉之年而寬然其有餘古所謂孝弟力  
田者也所謂善良敦樸者也所謂周于利凶年不能  
害者也子昇其以是取之與先是君之子豫卿謁選  
在京師求嚴學士敏卿之文以為壽煌煌乎玉堂金  
馬之制作鄉里有榮焉然嚴公之文所聞異辭欲道

不說明今天子三字則所  
謂祝者將誰祝耶常  
想壽之承古功通見  
保排當從鈔本為是

君之實者宜有待于予言矣雖然予視君之貌尚少  
也則君今之為壽太蚤子昇之請亦太蚤姑以是倍  
之為百二十於是子昇來屬予文予可無辭而予與  
子昇陸君相與嘯歌田里以效華封人之祝鈔本作  
效華封  
人祝乎今天子萬年之壽當從鈔本

東庄孫君七十壽序

昔孔氏之門尊屢空而下貨殖衣敝緼袍不恥與狐  
貉者立至太史公乃為貨殖傳後之為史者嘗之以  
為崇勢利而羞貧賤而吾以為不然彼以李陵之禍  
發憤有激而云爾故謂季次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



通雅從緩急三字  
生波

之德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以終其身四百餘年弟子志之不倦豈有輕於季次原憲而爲此言哉其稱袁盎斥安陵富人之語云公等日從數騎一旦緩急豈足恃乎天下攘攘皆爲利來蓋深嘆之也晉劉殷未遇時嘗乞貸於人輒云俟他日顯貴而以償汝其後殷果位至三公殷之負氣固高而爲之貸之者亦賢矣崑山爲縣在瀕海然其人時有能致富埒封君者近年以來稱賢者曰孫君孫君自其先人與尚書周康僖公有親公甚愛敬之其爲人誠篤用是能以致富饒至孫君尤甚故其業益大然恂恂如寒士邑之人士皆樂與之遊而有以緩急告者時能調恤之於是君年七十里之往爲壽者皆賢士大夫也而予友秦起仁又與之姻言於余以爲君非獨饒於費且優於德也夫祝人之壽而稱其德古者謂之善頌禱若君者太史公猶將樂道之予以是爲之序云

○ 侗庵陸翁八十壽序

由吳之葑門東出皆湖蕩又東爲沉湖沉湖之東爲甫里余嘗泛湖中水波浩渺遙望西山如一抹湖上人家隱見烟雨中舟人指點故冢宰陸公之居在焉陸氏之來已久自冢宰公至于今百年間科名相繼



蓋水澤之隩區東南靈秀所發而鍾於其家。至如山澤之癯含淳抱質如璞之玉若侗庵翁者尤難得也。翁家宰家子弟遊成均以舍選為幕官其於市朝之跡未嘗不涉也。而自幼至老不知世間有機事人以侗庵稱之蓋當其名云吾觀於翁而知天地太古之氣性情之理猶未盡散於亂惑之中使世多如翁者則朝廷之事清而有司之務寡矣。翁夫婦兄弟皆高年三子鼎立而先是其孫舉於鄉而兩外孫亦同舉。以此卜陸氏之後日昌而翁之福履日綏也。甲子春十有三日為翁八十之誕辰其壻張君具豆觴即翁

之所以為壽因道翁之美而請余為之序。余少時嘗之虞山下老子之宮有檜蓋蕭梁時物也。余始識翁於此是時翁年尚少同遊有三四人婆娑占檜之下相與太息以為此樹自天監至今一千二十有八年來觀遊者不知幾世幾人也。今同時遊者皆化去而翁獨高年壽考信知萬物之得於天其短長之相懸絕念之不能不憮然也。不知何日當復從翁為海虞之遊相與共數此檜至今又不知一千幾百年矣。願因張君為約翁其許我乎。

望湖曹翁六十壽序



昔歐陽公稱連處士居應山應山之人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敬禮讓而溫仁必以處士爲法曰爲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鄉之有連公有所告依而生非有政令恩威而能使人如此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也余于曹翁亦云爾翁之先故爲大家翁少孤而其業圯翁克自振立撫教其弟子見舉于鄉不數年間其業逾大擬于素封其稱于閭里又若連公云吾爲令長城外甥王夢元來省前年冬嘗爲余乞翁爲壽之文至是復來請曰此翁里人之志也翁今年六十有三今于六十

則已過于七十則方來里人祝翁之壽自六十以至千百歲每一紀則爲大會蓋六十其始也故請記其始而追書之余爲述翁之德比于連處士而媿無歐陽子之文然歐公特述處士之行于身後處士不知也予稱翁之善以祝其壽使爲善者自喜且亦無用求知于後世之人而以與其鄉人子弟飲酒笑樂同聲唱和稱其爲善人而祝其壽不愈于歐陽子之稱連處士乎翁家在澱山湖余數泛湖中嘗望見之而不獲一造今長城瀕太湖望翁家可信宿而至也方爲吏事所拘東望能不悵然矣乎



錢一齋七十壽序

嘉靖四十四年，余舉進士，在京師，而吾邑一齋錢翁適至。錢氏有名籍在薊州，其子德彝為京學諸生，而翁年七十，以十二月十六日誕辰，將告歸，以召其親戚鄉黨，而請余文為讌序。初，翁遊京師最久，輕裝却音大從也廉從，騎行往返，常不及二十日。翁以太學生遊，顧文康公之門，公甚親信之，而為人謹厚，不泄，不因氣勢有所私利。人以緩急告，即未嘗不盡心為之排難解紛。始以選調旗手衛經歷，捧部檄出使會同，時出使者例貶官，而翁當之，河西不欲行，遂自劾去。及文康

公歿，而翁自是少至京矣。獨今歲一至，而騎馬陸行

馳驟如飛，人見之殊不類七十歲人也。人才如翁使

之當事，真可任宰相。知人不謬，今老而康強，其壽未

可既吾邑人才如翁，後來豈易得哉？或曰：錢氏世有

壽考，蓋以為陰德所致。翁祖，贛州文學，壽八十四。父

春林，君壽八十二。里人稱贛州嘗攝守事，活死囚四

十餘人。一道士被釋，以金為謝。贛州却之。道士園有

竹千竿，截其尤巨者為爐，旦夕焚香禱祝。臨行以為

贈。今錢氏竹爐猶存。余今觀翁之壽，必能過於前人

而果以為有陰德，其世當有興者。翁尚能及見之。



夢雲沈先生六十壽序

淞江之上有隱君子曰夢雲先生沈氏其達生適嗜  
玩世不羈之士乎友人朱君某以先生六十來徵文  
為壽竊承下風久矣蠹食穹壤敢妄意少裨益於生  
人雖有身而不自知惜也聞先生出入三世之書及  
今而腎藏不衰骨體堅壯殆必得之深者願因而請  
質焉通篇以氣字成又蓋皆清後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應天之氣者五  
歲而右遷應地之氣者六朞而環會五六相合而七  
歷法十有十氣之氣為一朞百二十氣為一紀倍之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  
為一周先傳現在年壽極位是非先生之年耶周而復始如環無端天地

皆內經天元紀篇注

自然之運也是胡天地之運無終窮而吾人壽敝天  
地者未之見耶豈不以天氣也無形也地形也無情  
也即天地而較之地滯於形已不能與天並其久况  
有情之物與天地較耶氣有盈縮形有盛衰天地之  
運不長得其平况滋蕃長育乎其間者顧悉得其冲  
不觸其乖耶脉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脉診謂其順相  
承也循環以相生逆相勝也循環以相救不能不勝  
未有勝而不復勝復之作不形于診也是故天地之  
運悠久而無疆耶人之有形也不盡值其氣之冲五  
藏之氣乘之出而喜怒思憂恐之情不能一一中其

內經陰陽應象篇注



八歲公一說之見  
韓詩外傳

此六天元紀篇後又  
見陰陽序子篇

節其相勝之氣又安能如天地之相救而能復耶是  
故周而復始如環無端者其天耶由八歲而八八浸  
實而浸虛者其人耶人不得與天地並不可並者陰  
陽之體耶可並者變化之用耶變化之為用在天為  
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善  
攝其生者殆所謂以道而神御者耶抑有餘不翼於  
勝助不及不贊其復喜怒思憂恐一而莫之能亂天  
之勝也其復以天人之勝也其復以人復以人人亦  
天也上古之真人與太極同質而無做豈誰我耶先  
生之從子果從余遊稱先生骨清而神朗意豁而氣

和行其胸襟不與世縛少年嘗遇異人於月下恍然  
覺悟物外烟霞之想寤寐尚其依依果爾先生之養  
非人所能窺其壽亦非人間之數可得而計奚一再  
周之足云耶經曰善言人者必有徵於己先生之濟  
物博矣將無於其身而徵之耶將無於其身而徵之  
耶

碧巖戴翁七十壽序

。○。 人之情皆有樂與不樂二者因所遭而異又有不然  
者則繫乎其人其人能自適即其樂恆然雖有所不  
樂不能易也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



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唐之俗  
 其人安于不樂故欲其樂終不可得也東門之粉宛  
 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陳之俗其人安于樂故  
 欲其不樂終不可得也夫以憂深思遠儉而有禮為  
 有堯之風視幽公之荒淫棄業亟會歌舞固不可同  
 日而語然世之君子姑舍此而論吾人生世誠無幾  
 獨戚戚不自聊乃非所以順性命之情故雖唐之儉  
 君子譏焉古有莊周之徒常思自放于天壤之間以  
 為達彼誠有見謂當世之事一切皆中吾之心吾以  
 有為應之雖百年之內足以有所成則吾亦可以少

使

自苦而庶幾所至有涯而不辭也今以人之身涉于  
 無涯之中極一世之心力終不能有所覲則亦何苦  
 役役舍吾之可樂以彼哉且天地日月風雲山水  
 四時花鳥稻梁醴膳宮室筦簟父子昆弟夫婦朋友  
 人之生有此耳能自樂者其人之生常以百歲能當  
 乎人之數百歲以其于天地獨見其高厚日月獨見  
 其昭朗風雲山水獨見其變態四時花鳥獨見其靚  
 麗稻梁醴膳獨知其味宮室筦簟獨知其安父子昆  
 弟夫婦朋友獨知其有情彼不樂者百年之內惛惛  
 罔罔而又何知哉余少時有志于古豪傑之士常欲



黽勉以立一世之功既老不遇時始益悟人世之倏忽卽年少得志躡取卿相之位至于今日亦不必能以有所立卓然如古之人者其摧敗必且爲世之所指議予亦何羨哉予鄉碧巖戴翁少而知樂至老飲酒虞戲如一日余意翁之觀天地日月風雲山水四時花鳥稻梁醴膳宮室筦簞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必有異乎人者也于是翁年七十縣中諸進士與其子與政同事者皆往從翁飲酒甚樂請予文序之噫諸君子從翁一日樂也然且有當世之憂安能以余言爲然姑爲之序之

### 杜翁七十壽序

杜翁居郡城中敦尚禮義教其子讀書數延名賢與之遊處三子皆自刻勵爲學官弟子予友陳子行嘗館於其家是時子行試南畿爲首選一時之人爭詣子行之門求爲弟子恐不能得獨杜翁乃能延致其家子行見予數稱其賢而子行之兄子達讀書南禪寺中性剛直於人少所往來獨與翁父子親善其見子稱翁之賢如子行也予未識杜翁往歲與子達同赴南宮從郡中行過杜氏之門少憩焉已謝其主人而去子達乃告予此向所稱杜氏者也而子達不先



雲川之于經術甚有  
左右逢源之樂隨筆  
寫之皆自然闕會  
右又必有新意動人  
此非尋常剽襲之所  
能也

言翁竟亦不知子然予於陳氏兄弟得翁之為人悉  
矣今年翁七十時子達尚寓南禪寺數見翁之子言  
翁以五月日為其誕辰求一言以為壽而予於子達  
不能辭也記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夏后氏以饗殷  
人以食凡老者所宜得在於安與飲食之而已杜氏  
之奉養無闕而三子恂恂不違其志此非所謂燕而  
能饗與食者乎記又曰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  
耄百年曰期頤老而傳者何也人生自少壯皆求所  
以自樹立至於七十無可為矣而必有可傳者翁以  
詩書禮義貽其子非其可傳者乎夫年至七十古人

以為難而人子之心孰無壽考萬年之祝然無可傳  
不能無媿於其父無燕與饗食之不能無媿於其子  
兼是二者此子達之所以為杜氏賀也

○ 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

昔我歸氏自工部尚書而下累葉榮貴迄於唐亡吳  
中相傳謂之著姓今郡城西有歸王墓云宋湖州判  
官以來益微不振以宗強為鄉里所服而已素節翁  
當洪武時避難携妻子轉走巴黔之間所至有神人  
擁護相導之得以無死人以吾歸氏為神明之胄世  
當有興者然至今未之見也素節翁有七子吾曾王



父為世嫡曾孫而存默翁寔曾王父再從弟之子也

始素節置別業于縣東南三十里所吳淞江之上地

名綠葭浜時諸子弟以宮室裘馬馳騁縣中而季氏

獨分居綠葭浜以耕田為業迨今五六十年間吾王

父厯厯能保其故廬延詩書一綫之緒如百圍之木

本幹特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者之扶疎而七子之

宗存者無幾矣今吾存默翁獨能自持于艱難困阨

之餘異時季氏之宗與翁聚居者目所及見猶有十

餘人唯翁一人在耳是十餘人之中而得翁一人也

若七宗之子孫則數百人惟翁一人在耳是數百人

之中而得翁一人也豈不可貴而可賢哉有光自惟

年八九歲時聞故鄉盧兖州家有譜系遺訓而曾王

父先計偕在京師時館閣諸老如宜興徐文靖公長

沙李文正公同郡吳文定公王文恪公所為文章甚

眾後遂獲序次歸氏族譜顧今垂老不遇于世無以

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見吾存默翁不能不為之喜

也素節翁至吾王父皆年近百歲則壽自吾家所有

于存默翁無容祝禱之矣

8 高州太守欽君壽詩序

高州太守致仕欽君與余嘗同試建康嘉靖十九年



君爲順天府貢士而余貢應天是時吾郡登南榜者士二十七人而北榜惟君一人報至遂爲二十八人一時以二十八宿擬之故事兩京同歲薦者亦爲同年而君登嘉靖二十九年進士選爲都水主事三十二年分司隘船牖余自京師下第過之懽然有故人之情其後君遷虞衡郎及出守高州致仕家居余家去郡城一舍而近然余少入城市遂隔絕不相知以爲君猶在高州也四十年余在京師君之子止信懋孚方遊太學數過余云君是歲年六十求朝貴詩聯爲大卷將歸爲壽請余序之余許之而未果今年余方試南宮懋孚來過爲言夢余登第而余果得第夫以一第不足爲重而懋孚別三年矣非其意之所及又前歲不夢而夢今歲人之出處非偶然者亦豈以君同年之情感於夢寐者如此會懋孚復以前序爲請夫君之子斬余第於夢寐之間而余斬爲壽君於詞章之末以爲非人情因遂書之而嘆君之徜徉自恣於世外而余之馳騫而不知止也



房山先生集卷十三

國



